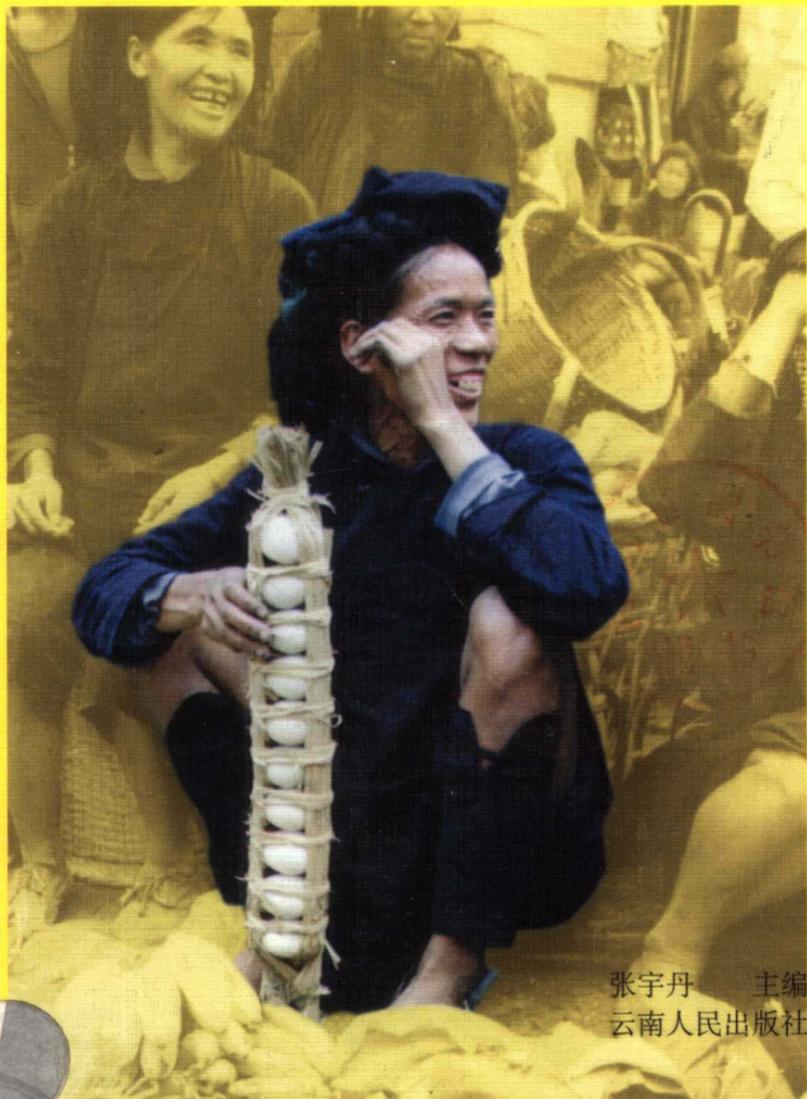


云南 18 怪 寻踪

TRACKING "THE EIGHTEEN ODDITIES" IN YUNNAN



张宇丹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18怪

UNUSUAL CUSTOMS AND TRADITIONS IN YUNNAN



云南 18 怪 寻踪

TRACKING "THE EIGHTEEN ODDITIES" IN YUNNAN

张宇丹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十八怪寻踪/张宇丹主编. —2 版.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ISBN 7—222—02765—3

I. 云... II. 张... III. 风俗习惯—云南

IV. K89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9434 号

责任编辑 朱 原

封面设计 西 里

版式设计 段 锡

图片编辑 胡元青

电脑制作 胡元青

云南十八怪寻踪

张宇丹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邮编: 650034

云南新华彩印厂

印装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9.875 字数: 150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2 版

2002 年 8 月第 8 次印刷

印数: 76001—96000

ISBN 7—222—02765—3/G·537

定价: 14.00 元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概说	1
A Survey of "The Eighteen Oddities" in Yunnan	1
云南十八怪寻踪	
斗笠反着戴	17
A Quaint Way Of Wearing Bamboo Hat	17
姑娘四季把花戴	33
Flowers in Young Girls' Hair at All Seasons	33
鞋子后面多一块	49
A Weird Spade-Shaped Cloth Decorated on the Counter of a Shoe	49
四季同穿戴	63
Varied All Seasons Clothes Can Be Worned for Diffe- rent People in a Day	63
粑粑叫饵块	77
Here the Baba (a kind of cooked rice cake) Is Called Erkuai	77
豆腐烧着卖	97
Tofu (bean curd) Is Sold in a Way of Baking	97
鲜花当蔬菜	109
Fresh Flower Is Regarded as Vegetable	109
蚂蚱当做下酒菜	123
Grasshoppers Can Be a Dish That Going with Wine	123
竹筒当烟袋	138
Big Bamboo Tubes Are Used as Smoke Pipes	138

房子空中盖	152
Houses Are Built up on Bamboo or Wooded Pillars	152
火车没有汽车快	168
Trains Can Not Go Faster than Cars Perform	168
溜索比船快	180
Going by a Overhead Cable Is Faster than by a Ferryboat	180
鸡蛋拴着卖	194
Eggs Are Sold in a Way of Biding Them Up with	
Straw Rope	194
草帽当锅盖	205
Straw Hats Are Used as Pot Covers	205
水火当作神来拜	217
Fire and Water Are Worshiped as God	217
有话不说歌来代	240
Singing Instead of Talking in Terms of Expressing	
Something	240
石头长到云天外	256
Stone Is Growing behind the Sky and Clouds	256
山有多高水常在	268
There Are Always Waters No Matter How High the	
Mountains	268
云南八十一怪一览	281
A Guide to the Eighty-One Queer Things Of Yunnan	281
编后记	307
Editorial Afterward	307

概 说

A Survey of "The Eighteen Oddities" in Yunnan



云南才有十八怪，
十人见了九人爱，
土生土长怪模样，
人说奇怪不奇怪。

因为生在山里，长在山里，从小就听比自己大的人说起“云南十八怪”，并不以为怪——大概是“身在怪中不知怪”——只是觉得好听、好玩，便暗自记下，又去说给比自己小的人听。当觉得自己比别人知道的多时，就忍不住有些得意。长大了，学了些文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觉得那“云南十八怪”的“有意思”，其实就是“有文化”。于是为自己由浅薄而深刻的发现又有些激动。

每当向一些外省人、外国人提起“云南十八怪”，对方总会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好奇的神情。而接着往下追问、感兴趣的无非是：“都有些什么怪”，“怎么个怪法”，“为什么怪”。当碰到喜欢刨根问底、特别虚心好学者时，便就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少，一是不能把十八怪说全，二是说不出更多的所以然。对方从兴然到索然的神色，刺激我痛下决心：把“云南十八怪”弄清楚！

后来，我的同窗好友援手相助，又邀约到了几个与我一样心存怪念头的同道，碰上了支持怪念头的领导者，竟然就开机拍摄了。约1989年前后，路遇老同学朱原，扯起此事，不料她也兴味盎然，鼓动我写出来，正合了我等敢想而没敢说的心愿。真是“时代不同了”，居然要为“云南十八怪”堂而皇之地出本书啦！要在前些年，这可能就成了“云南十九怪”。这怪与不怪也因时代而言，此一时彼一时，这是“怪”的辩证法，“怪”的发展观。人是聪明的动物，爱说“吃一堑长一智”，学会对“怪”的宽容，便是一种长智。



如今有为十八怪撰文、写书、绘画、拍电视的、有用十八怪之名开餐馆、做工艺品的等等。这原本有所忌讳、沾满俗气的十八怪出息了，成了气候。往雅了说，成了“文化现象”；往俗了说，成了“商业卖点”。而这“文化的商业化”与“商业的文化化”似乎是现代社会的走向之一，由不得谁乐意不乐意。只不知这是一种山不转水转的轮回了？还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与发展？

~ ~ 云 南 ~ ~

为什么没叫别的而叫了“云南”？因为是“彩云之南”、“云岭之南”、“云之南”。

“彩云之南”说：“汉武元狩间，彩云见于南中，遣使迹之，云南之名始此”（《云南通志》）。这是从下向上仰视而得，应属“观天术”。你想，是“出现在彩云的南边”也好，是“彩云之中的南方”也罢，都得抬头往上看天，方能知晓。由此可见云南之高，高如云天。故此可谓“天说”。

“云岭之南”说：“旧以在云岭之南而得名”（《辞海》）。这就应是居高临下俯视而得了，是属“观地术”。那旧时飞机之类是没有的，要找到比云南更高的山也不是很容易的，就不知古人是如何登高远望而得之了。有认为此说不足取信，因为“云南”之名始于汉朝，而“云岭”一名则出现于唐代，即先有“云南”而后有“云

岭”，父子关系搞错了。姑且存疑。索性命为“地说”。

“云之南”说：无典无据。要说有，那便是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用了这个名字，那还纯属“大题小做”：纪录的只是云南丽江市古城的人和事，却叫了个很大的名字，一个“之”字的加入，拉开了“云”与“南”，生出些意韵和神采，平添种感觉与想象。此说比前两说凝练，且涵盖前两说，天文地理全有。天说地说人说——是后人的一种补充之说，也是我等的戏说。

不论“云南”二字是如何来的，其作为地名所指代的范围则是由小而大，逐级升格。始为县，再为郡，终为省：

云南县——“汉元狩元年，彩云现于白崖，遂置云南县”（《祥云县志》）。如此说来，便是在公元前122年设置云南县，治所在如今的祥云县东南的云南驿，距今已有2000多年。

云南郡——三国时，诸葛亮率军南征，于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蜀志·后主传》），辖境相当于如今的大理和姚安、牟定、大姚、丽江、宁蒗、永胜等地。

云南省——元世祖灭大理国后，于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设云南行中书省，辖境为如今的云南及四川南部一带。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设云南布政使司，相当于省政府。从元代起，“云南”方为省，一直至今。

对有关“云南”之名由来的说法进行考证认定，那

是专家们的事。我们有兴趣的，是由这些说法引出的“我们的感觉”——

在京都人、中原人、外省人眼中，那是一个地域边远的不归之地，是陌生、蛮荒的异邦他乡，是充军发配的流放去处，是山高皇帝远的边缘地带。由此给人一种地理位置上奇异概念。

而在地外人的想象之中，那又是一个极富神奥和传奇色彩的秘境，具有一种原始野性的诗意和土著式的浪漫古风，让人捉摸不定，引人浮想联翩。这又给人以感觉意象上的奇异概念。

“云南”由县到省的历程，始终不离中原历朝历代统治者对其的治理、整顿和降服，所谓强势社会于弱势边乡总试图使其归顺、纳其进入既定秩序。由此也反证出云南的与众不同、特立独行，见出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差异。

地理、心理和文化上的“奇异”，无疑是“怪”之事象得以滋生、发育和长成的有利条件，“十八怪”因此而茁壮。

说到云南的特点，那便是：多山水，多气候，多民族，多资源。

你闭上眼睛触摸立体的地球仪，当手指停留在凹凸不平、皱折最多处时，睁眼看去，那八九不离十是云南。在我国32个省市中，云南占地面积居第8位，为38.3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约33万多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84%，如果加上半山区则达94%。因此将云南人称作“山里人”，那是名副其实的。滇西峡谷与

滇东高原，横断山脉与乌蒙山脉，那是真正的山连着山，一山更比一山高。从西北到东南呈由高而低的阶梯状，由6740米的海拔高度逐层降低至海拔仅76.4米，平均每公里下降6米。全省多数地区海拔在1500米与2000米之间。

山多水也不少，山水如同骨架与经脉。从西至东南，伊洛瓦底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元江和南盘江六大水系贯穿全省，干流长达5000公里，主要支流180多条，大小河流600多条，形成独特的所谓帚形水系。与大大小小的江河连通的，是30多个湖泊和无数的池塘、水库。云南的水能资源占全国水力蕴藏量近1/5，可能开发率达70%，居全国首位。因此，就连不太生动的日本人也将云南生动地喻为“亚洲的水塔”。

复杂的山谷与高低悬殊的地势造成了多样立体的气候。一天之中，滇南低海拔地区呈热带气候，滇中、滇东和滇西大部分地区是温带气候，而滇西北的高海拔地区则为寒带气候。热、温、寒三带气候一应俱全，全国的气候均集中于云南一省范围内。多样性气候带来多样的农业和劳作方式以及生息方式。

山高水长，气候多样，生存于其间的人群也是五花八门。古时“群蛮种类，多不可记”。而今中华56个民族，云南就有25个，居多民族省份之冠。在云南，平均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由于迁徙、移民、战争、戍边等原因，逐步形成了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彼此交错和相互融合



的状况。民族众多，语言、经济、文化、社会方式和风俗习惯之类不能不千姿百态，不能不丰富多彩。

如此这番水土、地表有利于植物生长，山深林密则适宜动物出没，而地里矿藏丰富。说是“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有色金属王国”，也并非溢美之辞。有据为证：全国高等植物3万种，云南占了1.8万种之多；兽类占全国的55%，鸟类占66%，爬行类占42%，淡水鱼类占44%；世界上可供利用的已知矿产140多种，云南发现了130多种。可谓表里如一，资源无限。

山水，气候，民族，资源，这多，那多，哪能不多事？多怪事！新奇、怪异似乎与单一、纯粹无缘，杂多丰富才是滋养奇奇怪怪的肥沃土壤。

天，地，人，物，别处没有的这里有，人们对云南最爱使用的一个形容词便是“神奇”。这出了“奇妙”之意，还应当有“奇怪”的意思在其中。没有这块神奇的土地，哪有云南的——

~ ~ 十 八 怪 ~ ~

“扬州八怪”指人，“云南十八怪”指怪事。也不知这说法的原创者为什么就认定“十八”，而不是更大或更小的数？据说这“十八”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还算不上“神秘数字”。

在世界文化中，中国人的文字游戏堪称一流，对数字的神秘化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一到十全被视为神秘数字，古往今来各种各样说法、讲究、阐释层



出不穷，而诸如十二、二十八、三十六、六十四、七十二、八十一、一〇八等数也都笼罩着不同的神秘色彩，与天文地理、人文历史水乳交融、难解难分。

如若硬要将十八与神秘数字扯上，那至少关涉到三个重要数字——

“十”：这是个全数，具有终结的性质。由“一”起始，到“十”完结，形成数字的最基本单位。最能体现其完全性与完整性的就是双手十指了，这也是人类识数计数最原初、最直接便当的随身工具。而“十全十美”则是对圆满完美得顶了头的形容，也是人们可望不可及的一种理想境界。

“八”：这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好生了得的数。阴阳“八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位置举足轻重，涵盖天地，包罗万象，生出无穷无尽。所谓“四面八方”、“八面来风”，也是上下左右、东南西北，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在如今商业社会中，“八”成了无比吉祥的数字，哭着喊着地要“八”，死去活来地爱“八”，不管不顾只为一个“发”。

“九”：个位数中的最高数，是为极数，既显示数之终极又可以无穷复加的大数。上有“九天”，下有“九州”，江流曲似“九回肠”，生命大劫莫过于“九死一生”，说话的分量重在“一言九鼎”，爱之玫瑰的极致是“九百九十九朵”，人心算计再精明也不过“小九九”。

“八”“九”不离“十”，三个数都被认为是极富中国特色的神秘数字，而十与八两个偶数之和为十八，



两个奇数九之和也为十八。如此一来，原本平庸一般的数便从此不可等闲视之。有了“十、八、九”作为支撑，“十八”的底气便也足了，分量便也够了，身价便也高了。于是，便就获得了神秘色彩。这，纯属十八扯了！

实际上，这“十八”顶多也就算得是一个模式数字，口彩好，比其他一些数字使用频率高，是虚指而非实数，并不就是实实在在的正好十八，而是不确定的可多可少或泛指很多。的确也是，云南的怪事多多，何止十八？“云南十八怪”实则应理解为“云南多少怪”。在我们的调查采访中，没有谁能一下子把十八怪说全，但把有关十八怪的各种说法集中起来，却远不止十八。这便是，可多可少，多多益善。

“云南十八怪，……”，这也是种句型游戏，在首句的起兴、统领之下，所有的奇奇怪怪都可以集于麾下，只要讲究个押韵上口。由于有了这个广为流传的特定句式说法，各种各样的“怪”尽可以往里装。“怪”们也因此有了归属，找到了组织，不但不再流离失所，而且从此壮大起来，形成规模，成了气候。

《辞海》中对“怪”的解释之一是：“奇异的；不常见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的解释是：“奇怪”，等于没说；而对“奇”的解释之一是：“罕见的；特殊的；非常的”，对“奇怪”的解释是：“跟平常的不一样”。“怪”的基本意思大致如此。

所谓“怪”主要是与“常态”相对而言，就是说，之所以为怪，往往是有悖于常识常理常规。对于



常态的东西，人们由于熟悉而容易认同、接纳和亲近，具有心理体验上的安全感。但同时也因习以为常而往往不以为然，由于司空见惯而常常麻木不仁。正所谓“熟视无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怪的东西，人们则因为陌生、不习惯而容易否认、排斥和保持距离，缺乏心理经验上的可靠感。但却又由于特殊奇异而诱惑人们本能的好奇心理，因为罕见未知而激发人们窥视的探究兴趣。作为健康的心理需要，追求新奇的刺激，获取新异的趣味，于情于理皆无可非议。

能列为“云南十八怪”的，都是有违悖于常态的。常识告诉人们，火车由于在平滑笔直的铁轨上运行，一般都快于在公路上行驶的汽车，而云南却是“火车没有汽车快”；鸡蛋一个个摆着卖，这是常理，可云南偏偏就要“鸡蛋拴着卖”；先恋爱，而后结婚生儿育女，此乃人之常情，这云南则有“背着娃娃谈恋爱”……诸如此类，不怪才怪！

实际上，云南诸怪所违背的“常态”，主要是从外省人、外地人的角度出发而认定的常态，因为与之不符便成了“怪”，实属少见多怪。对于本省人、本地人来说，这都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东西，有什么好奇怪的？本来如此，见怪不怪，何必大惊小怪。而云南人自己对“云南十八怪”也津津乐道，口口相传，这当中有自嘲、自我调侃、自得其乐的游戏心境，也有自卑、自愧不如人的轻贱心理，还有自以为是、自卖自夸的得意心态。



无论如何，既然能招惹外地人大惊小怪、能致使本地人乐此不疲，其中自然有原因、有道理。云南十八怪，怪怪惹人爱，怪得有名堂，怪得有意思，怪得有讲究——正因为此，我们才义不容辞地为“云南十八怪”——

~ ~ 寻 踪 ~ ~

“十八怪”实则是对云南各地某些奇特现象和独有风物的一种民间概括之说，主要以口头传承的形式在街头巷尾、村野乡僻之地广泛流传，从来就属“狗肉包子上不得台面”，为历代文人雅士所不齿，因而真正是查无典籍了。慢说是“正史”之列，就是“野史”、“演义”等另册类也是乏善可陈，不见任何直接记载。到了现代，偶有文字上了报角偏页，往往也是作为花边趣闻的点缀之用。至今，似乎未见有对“十八怪”做出比较完整、详尽的记述。

反正空着也是空着，而今空着的地方已经少之又少，我们何不趁空而入？况且，这一“空白”的填写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好在我们从不敢做“流芳百世”的非分之想，也无能谋求全面客观公正、不偏不倚、无懈可击、滴水不漏的大师风范，更不企图进入既成的写作秩序，只是想通过比较有趣和相对深入的记述，对十八怪给出“我们的说法”——我们的叙述、认识 and 解释。这撑死了也就算得一种个人化的民间写作，也叫做边缘写作或另类写作。况且，我